

台湾

玄小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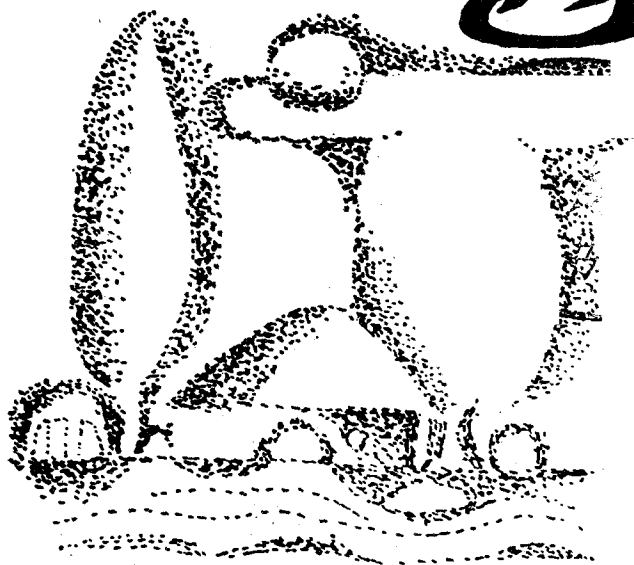
彩色的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彩色的梦

台湾 玄小佛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9 · 北京

彩色的梦

没有人会不注意这个女孩。

尤其男人。

晶亮的眼珠比一般人要黝黑，散发出荡漾的光芒，四周的人，都仿佛要跌进这双眸子的色泽中。

当然，她吸引人的不止是那对眼睛。

她挺尖的鼻子，线条优雅的嘴型，还有使她更具魅力的一身柔丽的紫。

她十分时髦。

这身紫是丝质的，松宽的连身大袖，灯笼式的裤管。她有一个细长的脖子，白嫩的透露着。

她叫丘盼妮。

她走进一家很高级的咖啡店，咖啡店外面是不能停车的。

她把车停在咖啡店外。

她晓得这样停车开罚单的可能极大，但她还是停了，她懒得到停车场再走过来。

不为别的原因，只因为她觉得口干，她要进来喝一杯饮料。

咖啡店生意很好，丘盼妮黝黑的眼睛轻轻的滴了一圈，找到了一张座位；但，那张座位的对面，已有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十分有趣，他好忙。

右手持着电动刮胡刀，左手不停的看表，目光每隔一会儿，就专注于咖啡店的大门。

丘盼妮坐下来，使这个男人表情复杂。

一方面，他显得不高兴，显得焦急。

另一方面，他惊凝的欣赏着丘盼妮，他没有看表，没有往门口瞧，刮胡刀发出轻微的“滋滋”声，在他下巴来回的磨着。

他就这么盯着丘盼妮看。

“柳丁汁，不加冰块。”

丘盼妮无视于男人的目光，对侍者要了杯柳丁汁。

男人想起了他坐在这儿的的目的，视线拉了回来，看了看表，又看了看门口。

关掉刮胡刀开关，男人的下巴一片干净的青白色。

“车停在外面要开罚单的。”

柳丁汁送来了，丘盼妮吮着麦管，对面的男人带着一抹轻佻，藏着几分勾引的态度盯着丘盼妮。

丘盼妮看了男人一眼，没有理会。

“嘿！我真能猜，你抬头看看。”

丘盼妮抬头望了望，交通警察把一张红条子夹在丘盼妮车窗前的雨刷上，那是一辆漂亮的橘红色跑车。

丘盼妮无动于衷，好象那张罚单是开给别人的。

“你可真沉得住气。”

男人收起刮胡刀，在笔挺的西装袋里，小心的掏出一条领带，一边打领带，他一边看表。

“嗨！小桐！”

一个艳丽得叫人睁不开眼的女孩，老远的朝男人打招呼。

男人理了理衣领，摆出一副很绅士的模样。

“你等很久了吗？”

“没有，我也刚到。”

艳丽的女孩看了丘盼妮一眼。

“你的朋友吗？”

男人十分正经的站起来，完全没有刚才浪漫的神情。

“不认识，我们走吧。”

他们走了，快到大门口时，男人还偷偷回头看丘盼妮，很轻佻的对丘盼妮眨了眨眼。

今天洗车的人真多，电动洗车刷，有气无力的，丘盼妮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打开车门，正要走出来透透气，后面又排上了一辆车，这个开车的人跟疯子似的，到了洗车场速度也不晓得放慢点，活象有人追杀他，差点没撞上丘盼妮后面的保险杆。

丘盼妮点了根烟，坐在洗车场旁边的石块上，穿了条牛仔布的白短裤，脚上是双白色的运动鞋，远远看过去，象个十六、七岁的女学生。

“嗨！原来是你！”

无端地有个男人由那辆疯人车里钻出来，摘下太阳眼镜。

“我看了半天，都不敢认了，你跟那天完全变了个人。”

丘盼妮抽了口烟，莫名其妙的看着那个走过来的男人。

“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那天在咖啡店刮胡子的那个，记得了吧！”

丘盼妮记起来了，但，她动也没动。

“我们注定有缘的，台北市这么多人，就偏偏碰到你。”

丘盼妮不耐烦的踩熄了烟头。

“我叫倪小桐，不是儿童的童，桐树的桐。”

这个男人叫倪小桐，丘盼妮有点想笑，这么壮，这么高的人，叫小桐？

倪小桐嬉皮笑脸的在丘盼妮面前转来转去。

“名字是个好名字，算笔划也是大吉大利，就可惜我父母给我一副大个子。”倪小桐比了比手上的肌肉，“你看！多好的体格，多不相称的名字。”

丘盼妮真要当这个人有神经病了，从来不认识的人，居然在赞美自己的体格。

“那天哪，醒来太晚，胡子都来不及刮，可是又跟人约好了。”

倪小桐象对老友谈话似的：“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有时间观念，第二个缺点就是不喜欢给人邋邋的印象，所以，只好带着刮胡刀……”

丘盼妮站起来了她钻进车里，摇上所有的车窗，该她洗车了。

“喂！喂！”

倪小桐把车往前开，然后，打开车门，跑到电动洗车刷边，对着坐在里面的丘盼妮比手划脚。

洗车刷来回的刷着。车窗浸在一片水渍的模糊中，丘盼

妮对外面那个男人有份特别的反感。

车洗完了，丘盼妮看也不看倪小桐一眼，踩上油门就开走了。

这个倪小桐是怎么回事？

他车也不洗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由前后两部车中倒出来，直追丘盼妮。

不能否认，倪小桐是个驾车好手。

方向盘在他手里，好象能玩出魔术来。一下，他赶到丘盼妮前面；一下，他落到丘盼妮后面；一下，他并排在丘盼妮右侧。

不管丘盼妮开得多快。

丘盼妮的橘红跑车，永远在倪小桐的控制下。

“你跟着我做什么！”

倪小桐又开到丘盼妮右侧了，丘盼妮实在不愿意对这个人讲话，她再忍不住了。

“哈！你终于主动承认自己不是哑巴了。”

丘盼妮一加油门，车速直冲；可是，她哪敌得过开车有如变魔术的倪小桐？

倪小桐又与她并行了。

这回倪小桐不玩花样，他保持着与丘盼妮并行的速度，丘盼妮快，他就快，丘盼妮慢，他就慢，整齐划一，如果由空中往下望的话，一定十分好看。

“你为什么死跟着我？”

丘盼妮气忿的大叫。

倪小桐笑得好开心，一口白牙，闪闪发光。

“寻开心，你是个有意思的女孩！”

丘盼妮咬着牙，那黑亮的眼珠都要翻出来了。

“神经病，你是个神经病！”

“无所谓。”倪小桐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潇洒的对着丘盼妮挥：“我有兴趣的女孩，骂我王八蛋我都不会生气，来呀！把你所有骂人的话都骂出来！”

丘盼妮不再说一个字了，她使劲的冲，她要冲离这个轻佻的男人。

丘盼妮整个人都气晕了，她忘了她的目的，她一个劲的开，她忘了她已离开城市，她忘了她已逐渐进入郊区，她什么都忘了，她只想甩掉那个极尽无聊之能事的倪小桐。

倪小桐可是快乐极了，这个游戏他简直上瘾了。

突然，丘盼妮的车象泄了气般停下来，愈来愈慢，那辆橘红跑车整个停下来了。

当然，倪小桐跟着停下来。

丘盼妮举目四望，她虚瘫的一只手支着车窗。

这是什么地方？没有车辆，没有行人，稀落的几栋房子，远远的远离着。

到哪找加油站？

丘盼妮的车没有油了。

“怎么样，累了？还是没有油了？”

倪小桐走下车来，双手抱着胸，幸灾乐祸的露出他那口好看的白牙。

丘盼妮没有下车，她恨恨的盯着倪小桐。

“你满意了吗？说吧！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一路跟着我，你到底想对我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不怕你！”

倪小桐还是抱着胸，玩味的欣赏着。丘盼妮其实有些害怕，却强装勇敢的表情。

“没有女孩子怕我，你看我的长相就知道，浓眉大眼，高鼻子，好看的嘴巴，实在算得上英俊潇洒，而且厚道老实。”

倪小桐手架着丘盼妮的车顶，低俯着脑袋。

“出来散散步吧，你看，这儿空气多好，反正你又不怕我。出来呀！紧张什么？我的女朋友多得可以排一条街，我没有兴趣对你怎么样！”

倪小桐打开了丘盼妮的车门。犹豫着，丘盼妮昂着头出来了。

“笑话！我的男朋友多得可以编一团军队，象你这种人，哼！我见多了。”

“我绝对相信。”倪小桐瞅着她那双黑亮的眸子：“漂亮而不端庄的女孩，永远不会寂寞。”

倪小桐冷冷一笑，漠然地。

“别以为这句话会刺激到我，把你的眼睛睁大点，这个世界，除了上帝，什么男人我丘盼妮没见过？你……”

丘盼妮轻视而不屑的。

“太渺小了。”

一秒不留，丘盼妮回转身过来。

“在这个荒郊野外，我求不到别人，如果你愿意的话，麻烦你送我回城市，因为我实在不喜欢和一个条件并不怎么样的男人逗留在四下无人的地方散步。”

“哗！”

倪小桐怪声的做出夸张的神态。

“你真是够嚣张，求人的时候还摆架子？”

“你送不送？”

“你猜呢？”

“我没兴趣猜，我只要你注意，是什么人穷极无聊把我逼到这个连加油站都没有的地方！”

倪小桐摸着下巴，斜着眼。

“看你那个样子，怪可怜的，好吧！上车。”

倪小桐自顾自的先上车了，他没有替丘盼妮开车门，发动了引擎，对站在车窗外的丘盼妮喊着。

“上来呀！怎么？让你搭便车，还要侍候你？”

丘盼妮自己拉开车门上去了。

“坐好哦，我技术欠佳，跌出去我可不管。”

倪小桐是存心的，他分明有足够的条件当赛车手的技术，但，打从车子一发动，整辆车就呈蛇行状，颠的一塌糊涂。

最过份的是，逢车他就超；偏偏，在这种郊区，路过的全是些载货的大卡车，倪小桐的小跑车在底下钻来钻去，真叫人怀疑，不出车祸是项奇迹。

倪小桐一路不说话，收音机开的好响，嘴巴不停的跟着音乐吹口哨，完全无视于旁边还有个人。

突然，倪小桐一个紧急刹车，丘盼妮还以为车坏了，正纳闷着，倪小桐伸过手打开了车门。

“下车吧！这里不是荒郊野外了。”

“你……”

丘盼妮气的全身血管都要炸了，愤怒的一只腿刚跨下车，倪小桐洋洋得意的声音就扔了过来。

“假如你求我帮个忙的话，我就自认倒霉，再送你一程，让你这个都市人离城市近一点。”

“不必！”

砰！丘盼妮咬牙切齿的狠劲关上倪小桐的车门，头也不回，站在马路口拦计程车。

倪小桐把车开到丘盼妮身边，探出个脑袋。

“慢慢拦吧，再见了！”

夹着一阵笑声，倪小桐把车开走了。

倪小桐一身剪裁新式的西装，套在他高大的身架上，真是帅的没有话说。

今天他跟目前最走红的一个模特儿约会。

他喜欢各种漂亮的女人，任何漂亮的女人，他总要想办法接触一下。

下了楼梯，走到车房门口，他那有钱的爸爸倪正书，正由司机从车房里载出来，倪小桐往车前一站。

倪正书皱皱眉，看了看表。

“站开，站开，我赶时间。”

“老爸，打个商量。”倪小桐嬉皮笑脸，走到倪正书那辆豪华的车窗前：“你的车借用一天，怎么样？”

倪正书不耐烦的往后一指。

“开你自己的车。”

“帮个忙嘛，我今天约的是目前最红的模特儿，美人总要配豪车，是不？”

倪小桐斜着眼，把头探进车窗，拍着倪正书的肩：“我那辆

车,要气派没气派,开出去你也没面子,我是替你着想咧。”

倪小桐阴阳怪气的压低声音。

“前天你跟五月花的丽娜那回事,我可是守口如瓶,一句也没对妈提过哦。”

“什么那回事?”倪正书气呼呼的:“好了,好了,生你这种儿子!”

一张气脸,无奈的瞪了瞪儿子,倪正书不高兴的对前座的司机吼。

“老陈,下来换车!”

“谢了,老爸。”

倪小桐连忙替父亲打开车门,真怕一会儿功夫,倪正书会反悔。

倪正书下车了,倪小桐马上钻了进去。

“再见了!老爸,祝你今天玩得愉快。”

倪小桐发动引擎了,倪正书站在外面,愤愤地指着儿子骂。

“愉快什么?我今天跟人谈生意,用你那辆车,人家把我倪正书当什么人看!”

倪小桐都已经呼啸的开出倪家的大庭院了,倪正书还心有不甘的指着吼。

“怎么会生你这种儿子,一天到晚就知道跟女孩约会,堕落!腐败!”

名牌车到底是名牌车,气派的车型不去说它了,方向盘握在手上,又稳、又平,由反射镜里瞧了瞧,倪小桐觉得今天的自己,显得特别帅。

在反射镜里，理了理那头漂亮柔顺的头发，倪小桐潇洒的用一只手驾车。

突然，倪小桐一脚踩住了刹车。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一个女孩就在前面不到二十公尺的路边换车胎。

那个女孩与倪小桐有什么相干？要他有这么好的兴致停下车来？

不是别人，是丘盼妮。

倪小桐幸灾乐祸透了。

他忘了他跟最红、最漂亮的模特儿有约，他一定要下车来嘲笑一下那个神气活现的女孩，嘲笑她笨拙的动作，嘲笑她手上、脸上的油垢。

“嗨！又碰面了，很辛苦吗？”

丘盼妮抬起了眼睛。倪小桐开心透顶，这个有点讨人厌的女孩，她的窘态不止是脸上、手上的油垢。

她满脸、满头的汗水，黑亮的眼睛，一点也没有前两次那种荡漾的光采，整个人看起来，找不到一丝迷人之处。她的手有些发抖，支架车底的千斤顶，任何人只要有一双手，都有能力摇起车底，但丘盼妮的两只手象麻痹了般，上齿轻颤的咬着下唇，双腿俯跪在地面，膝头不稳的让人觉得随时要跌下去。

倪小桐双手抱着胸，一副隔岸观火的样子。

“真奇怪，我实在不想多见你，可是你老叫我碰到，这种缘份是谁安排的，我要找他算个帐。”

千斤顶怎么都撑不起车底，丘盼妮那双发抖的手，愈来愈

厉害了。

她再次抬起脸，声音愤恨而虚弱的嘶叫着。

“走——不要站在我面前！”

倪小桐才不走呢，他往前跨了一步，半蹲着。

“喂！你这双手是不是只有掏钞票的力量，怎么连个千斤顶都撑不起来，发明汽车的用脑子想出这些杠杆原理，我们这些比较笨的，只要用用手，摇它一摇，你都不会呀？”

倪小桐嘲弄的用手比呀比的，丘盼妮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带着泪光朝倪小桐尖吼。

“请你滚开，滚开！”

她是真的在生气了，倪小桐晓得他不能再开玩笑，嬉皮笑脸的神态收敛了几分。

“好吧！我这个人心地就是太软了点，看不得可怜巴巴的眼泪，来，算我今天倒霉，让开。”

倪小桐正要去拿千斤顶，丘盼妮毫不领情的喝止了。

“不用你帮忙，我不用你帮忙！”

她叫的近于歇斯底里，看得出来她是要用极大的吼声，但由于她喉管发出来，竟是那般虚弱，犹如沙漠中，又饥又渴、全身乏力，就将不支而昏死过去的人。

倪小桐正经起来了，他不再幸灾乐祸，他发觉到这个女孩有些不对了。

“你……你是不是生病了？到我车上休息一会儿，我来帮你换车胎，只要五分钟就……”

倪小桐话都没讲完，丘盼妮坚决的摇着头，手紧紧提着千斤顶，抖的比刚才还厉害。

“不必。求……求你不要站在我面前！”

倪小桐真的不解，她那么需要人帮助，但她又那么坚决的拒绝，她是怎么了？

“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血海深仇嘛，干嘛那么恨我？好了，不要再坚持了，我替你……”

“不要！”

丘盼妮的眼泪汨汨的溢出来，倪小桐真被搞胡涂了，就算要拒绝一个讨厌的人，也用不着哭成那副样子？

“走！我真的……求你走……马上走！”

倪小桐没有站起来，他研究的望着丘盼妮，千斤顶从丘盼妮手中松开了，她双掌揉搓着，焦忧不安的用一双眼睛，央求着倪小桐。

“不要……不要为难我，你走好吗？现在就走！”

倪小桐站起来了，但他没有走，他真的有心要帮助这个奇怪的女孩。

“开走你的车，求你，马上开走！”

“你真的不要我帮忙？”

倪小桐开始关心丘盼妮了，他真想强行留下。

“走！走！”丘盼妮沙哑的叫着，“你要我怎么求你？”

倪小桐走了，他一万个不放心的踩了油门，缓缓开动。他真的完全忘了最红、最漂亮的模特儿在等他，他不停的从反射镜里望愈离愈远的丘盼妮。

嗨！倪小桐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调整了车头。

他从来没有这么不放心一件事，他真的关心丘盼妮，他没见过这么固执、要强的女孩。

丘盼妮是漂亮，但，倪小桐知道他不是为了丘盼妮的脸回头的，他认识的漂亮女孩太多了，丘盼妮实在不算什么。

他没有任何不良动机，他是诚恳的要帮助丘盼妮，那汨流的泪，那发抖的手，那虚瘫的声音，勾起了这个放荡不羁、视女人为玩物的男孩的同情心。

倪小桐回头对了，千斤顶歪斜的垂在一边，丘盼妮就象千斤顶一般缩在车胎旁，这是亚热带的六月，而丘盼妮给人的感觉，象严冬里衣着不够的小可怜，混身发抖，泪水不止。

倪小桐什么都不顾了，跳下车，一把抱起丘盼妮就送进自己那辆宽敞的车里。

丘盼妮没有拒绝，没有挣扎，任由倪小桐把自己抱上车。

“送我……送我回家……”

丘盼妮痛苦万般的呢喃着，倪小桐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照顾着缩成一团，好象有人在她身上砍了几刀的丘盼妮。

“我送你到医院。”

“不要……求你，求你送我回家，快……开快点，送我……送我回家。”

“你该到医院，你生病了。”

“帮我忙，”丘盼妮虚弱的呐喊：“送我回家……我会没事……前面转进大马路，然后……红绿灯右转，快，请你开……开快点。”

倪小桐不敢争执了，因为痛苦虚弱的丘盼妮居然还有力量来扰乱方向盘，她硬是将倪小桐手上的方向盘扳向她指的大马路。

倪小桐开得好快，好快，连闯了好几个红灯。

只花了十五分钟，丘盼妮就叫停了。

这是栋西班牙式的漂亮住宅，白色的楼，白色的围墙，镶金边的白色大铁门。

倪小桐快速的给丘盼妮开了车门，扶着整个人要瘫掉的丘盼妮，替她按了电铃。

没一会儿功夫，大铁门开了。

连一声再见都没说，丘盼妮一进去，就反手将倪小桐关在门外。

倪小桐都愣了。

好心好意的，连个谢字都没有落到。

肩一耸，倪小桐回到车上，他猜不透这个女孩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住得漂亮，车也漂亮，人就别提了。

是风尘女吗？

不可能，她有很好的气质。

是什么呢？学生？不象。但她还那么年轻？

管她是什么，倪小桐加快了油门，他想起了他约了最红、最漂亮的模特儿。已经迟到了，可不能失约，打了三次电话，人家才答应吃午饭跳茶舞的呢。

“今天这么老实待在家里呀？”

倪太太臂弯里夹着串珠的钱包，由楼上走下来，那个待在家里就象没生命的儿子，居然没出去。

倪小桐两只脚，高高的架在透明压克力茶几上。肩膀一耸，两手一摊。

“没花样了。”